2

約當身的感情。又有直接喚起及由聯想（心理學名詞）所生之分別。于言論中。則直接之原質。占其大部分。詩歌中。則聯想之原質。占其大部分。詩其啸。或言懷恨在心。今日乃造此言云。若果如此。則屬于感覺與時歌等。唯屬於感覺。雖則與繪畫等。則屬于感覺無知覺。感覺者由心而得。知覺者由目而得。心得者必難。心目同得者較易。此圖畫所以能引起多數人之興味。而書家又不可不明心理學也。（未完）

警陳樹人　芸四續　（黃孔昭來稿）

咄爾煩惠
咄爾煩惠陳樹人
愧爾身爲教員
出言穢鳳甚于下流倜儻之人
褻天良無羞恥至爾極矣
爾將爲詠滑第二矣
如此之人格
有何面目對于學生講修身乎

君倘謂吾故意欲毀壞爾之名譽。惡。是何言也。吾自問未曾有絲毫毀君名譽之處。凡所云云。皆爲自衛計。不得不爾。不過以君之舉頭。打君之眼睛。請君入甕。使爾作法自斃耳。而君則的的確確。有意毀壞我之名譽。亦君自認爲毀壞我之名譽之人。於何見之。君之文曰。「使孔昭君三十年伊哼咕嘩得來大文豪之名。一朝掃地以盡。實屬過意不去。」此等語一而再。再而三。三而四。則爾有意欲毀壞吾之名譽可知。雖然。吾亦不怪焉。爾亦斷不能壞吾之名譽焉。吾寓目於此等文字。恒一笑置之。蓋兩國戰鬥。非彼傷此。即此傷彼。文戰亦然。非挑敵之短。見我之長。不能取勝。惟不出于範圍之外可耳。曹人家曰。室人和則謗掩。內外離則惡揚。自然之勢也。君既與吾爲筆戰。自應各礪筆鋒。各冀操其勝算。而君乃詐斯文。又怨吾挑爾之短。非顯而何。月己所不欲。勿施于人。君子之道也。爾既不欲他人以惡聲加爾。爾當先自置其身分。不可以畜鳴等醜言罵人也。嗟爾樹人。蛤由自取。悔之何及。

鳴呼。畜鳴教員陳樹人。爾既來尖利之言。一則曰「田鷄吾則食之。」吾恐鯁死爾。故以醫畜之葯醫爾。爾再則曰。「可使二奶看更。」吾恐吾之二奶作正爾爲鼠竊。來偷錶仔。使吾兒女以水淋爾之頭。喝狗趁爾。而爾仍不知悔。復伸辯曰。「看更者。頂當也。」此眞一畜鳴教員矣。直入于畜牲道。不可救葯矣。畜鳴教員陳樹人。畜鳴教員陳樹人。名實相副。雖懸之國門。傳之中外。不能移易一字。可以與民國六年二月十四日。在中華會館職場上罵人爲契弟、俾斯（从尸下仿此）舍、更俾双仔辮舍之會總理。遙遙相對。臭味相投。各從其類。雲從龍。風從虎。窮奇作而檮杌附。非陳樹人不能爲双仔辮之黨友。非双仔辮不能請陳樹人爲教員。有緣無獨。醜哉醜哉。爾又云。「聞黃師奶與黃二奶昌日門口。因爾染其語氣也。」斯言也。誠係爾陳樹人前在吾家中爲侍仔時。于舖床掃地之際。所得聞也。吾以此事問之黃師奶。又極云。並無其事。實因醜樹人爲侍僕于吾家時。懶惰厥職。又頂嘴。吾責其嘴。或言懷恨在心。今日乃造此言云。若果如此。則屬于感覺與時歌等。唯屬於感覺。雖則與繪畫等。則屬于感覺無知覺。感覺者由心而得。知覺者由目而得。心得者必難。心目同得者較易。此圖畫所以能引起多數人之興味。而書家又不可不明心理學也。（未完）

警陳樹人　芸四續　（黃孔昭來稿）

咄爾煩惠
咄爾煩惠陳樹人
愧爾身爲教員
出言穢鳳甚于下流倜儻之人
褻天良無羞恥至爾極矣
爾將爲詠滑第二矣
如此之人格
有何面目對于學生講修身乎

君倘謂吾故意欲毀壞爾之名譽。惡。是何言也。吾自問未曾有絲毫毀君名譽之處。凡所云云。皆爲自衛計。不得不爾。不過以君之舉頭。打君之眼睛。請君入甕。使爾作法自斃耳。而君則的的確確。有意毀壞我之名譽。亦君自認爲毀壞我之名譽之人。於何見之。君之文曰。「使孔昭君三十年伊哼咕嘩得來大文豪之名。一朝掃地以盡。實屬過意不去。」此等語一而再。再而三。三而四。則爾有意欲毀壞吾之名譽可知。雖然。吾亦不怪焉。爾亦斷不能壞吾之名譽焉。吾寓目於此等文字。恒一笑置之。蓋兩國戰鬥。非彼傷此。即此傷彼。文戰亦然。非挑敵之短。見我之長。不能取勝。惟不出于範圍之外可耳。曹人家曰。室人和則謗掩。內外離則惡揚。自然之勢也。君既與吾爲筆戰。自應各礪筆鋒。各冀操其勝算。而君乃詐斯文。又怨吾挑爾之短。非顯而何。月己所不欲。勿施于人。君子之道也。爾既不欲他人以惡聲加爾。爾當先自置其身分。不可以畜鳴等醜言罵人也。嗟爾樹人。蛤由自取。悔之何及。

鳴呼。畜鳴教員陳樹人。爾既來尖利之言。一則曰「田鷄吾則食之。」吾恐鯁死爾。故以醫畜之葯醫爾。爾再則曰。「可使二奶看更。」吾恐吾之二奶作正爾爲鼠竊。來偷錶仔。使吾兒女以水淋爾之頭。喝狗趁爾。而爾仍不知悔。復伸辯曰。「看更者。頂當也。」此眞一畜鳴教員矣。直入于畜牲道。不可救葯矣。畜鳴教員陳樹人。畜鳴教員陳樹人。名實相副。雖懸之國門。傳之中外。不能移易一字。可以與民國六年二月十四日。在中華會館職場上罵人爲契弟、俾斯（从尸下仿此）舍、更俾双仔辮舍之會總理。遙遙相對。臭味相投。各從其類。雲從龍。風從虎。窮奇作而檮杌附。非陳樹人不能爲双仔辮之黨友。非双仔辮不能請陳樹人爲教員。有緣無獨。醜哉醜哉。爾又云。「聞黃師奶與黃二奶昌日門口。因爾染其語氣也。」斯言也。誠係爾陳樹人前在吾家中爲侍仔時。于舖床掃地之際。所得聞也。吾以此事問之黃師奶。又極云。並無其事。實因醜樹人爲侍僕于吾家時。懶惰厥職。又頂嘴。吾責其嘴。或言懷恨在心。今日乃造此言云。若果如此。則屬于感覺與時歌等。唯屬於感覺。雖則與繪畫等。則屬于感覺無知覺。感覺者由心而得。知覺者由目而得。心得者必難。心目同得者較易。此圖畫所以能引起多數人之興味。而書家又不可不明心理學也。（未完）

警陳樹人　芸四續　（黃孔昭來稿）

咄爾煩惠
咄爾煩惠陳樹人
愧爾身爲教員
出言穢鳳甚于下流倜儻之人
褻天良無羞恥至爾極矣
爾將爲詠滑第二矣
如此之人格
有何面目對于學生講修身乎

君倘謂吾故意欲毀壞爾之名譽。惡。是何言也。吾自問未曾有絲毫毀君名譽之處。凡所云云。皆爲自衛計。不得不爾。不過以君之舉頭。打君之眼睛。請君入甕。使爾作法自斃耳。而君則的的確確。有意毀壞我之名譽。亦君自認爲毀壞我之名譽之人。於何見之。君之文曰。「使孔昭君三十年伊哼咕嘩得來大文豪之名。一朝掃地以盡。實屬過意不去。」此等語一而再。再而三。三而四。則爾有意欲毀壞吾之名譽可知。雖然。吾亦不怪焉。爾亦斷不能壞吾之名譽焉。吾寓目於此等文字。恒一笑置之。蓋兩國戰鬥。非彼傷此。即此傷彼。文戰亦然。非挑敵之短。見我之長。不能取勝。惟不出于範圍之外可耳。曹人家曰。室人和則謗掩。內外離則惡揚。自然之勢也。君既與吾爲筆戰。自應各礪筆鋒。各冀操其勝算。而君乃詐斯文。又怨吾挑爾之短。非顯而何。月己所不欲。勿施于人。君子之道也。爾既不欲他人以惡聲加爾。爾當先自置其身分。不可以畜鳴等醜言罵人也。嗟爾樹人。蛤由自取。悔之何及。

陳樹人誹謗主人之罪不可逭。（非請余觀海）

君出來對待爾。使爾血流漂杵。不可也。爾又云。「陳樹人果爲孔昭君之所謂食獸矣。何以五六日前。孔昭君尚能在域埠。與陳樹人同席。把盞論事。」云云。蠢才。域埠同席宴飲事。係家叔父子爲主。吾與爾爲賓。吾必不能逆家叔之命。割席而坐。且既相遇。當與周旋。又爾先舉杯敬我。我然後回杯敬爾。禮尚往來。爾既以禮來。吾必以禮答。席間。爾惟說被黨人壓迫不得已而爲筆戰數語。餘無他言。吾則雖在家叔之前。猶強項不撓。吾豈畏爾者哉。且文戰優劣。久久自見。何必在中華會館面試。然後稱爲能事。國際交涉。雙方必有相當之條約。然後能行之。斷無甲國獨要乙國履行其條約。而乙國之條約。又爲甲國拒絕之理者。吾何爲獨不然。爾新每日多吃碗飯。蓄精養神。延長戰期。如爾初志。何必頸緊爲哉。（未完）

本報專電

今朝九點三十五分鐘接駐香港訪員專電云

●●●